

詩

經

通

諭

詩經通論卷十五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大雅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實○理○
韻本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韻本

○賦也
下同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

四國順

韻本

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愼威儀

維民之則

韻本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

韻本

顛覆

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

韻本

詩經通論

卷十五

十一

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本韻

○肆皇天弗尚如彼

泉流無淪胥以亡

本韻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本韻

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

邊蠻方

本韻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本韻

也○無易由言

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

本韻

矣無言不

讎無德不報

本韻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

本韻

子孫

繩繩萬民靡不承

本韻

○視爾友君子韞柔爾

顏不遐有愆

本韻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

曰不顯莫予云覲

木韻

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

不可度思

不可度思

不可度思

不可度思

可射

本韻

思

○辟爾爲德

俾臧

俾嘉

淑慎

爾止

不愆于儀

本韻

不僭

不賊

鮮不爲則

本韻

投我以

桃李

之以李

彼童而角

實虹

小子

本韻

○荏染

柔木言縉

之絲

温温

恭人

惟德之基

木韻

其唯

哲人告之

話言

順德之行

行字通韻

其維

愚人覆

謂我僭

民各有心

本韻

○於乎

小子

未知

臧否

匪手攜之

言示之事

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

借

曰未知

亦旣

抱子

本韻

民之靡

盈誰

夙知

而莫

成

本韻

○昊天

孔昭

我生

靡樂

視爾

夢夢

我心

詩

逕通論

卷十五

大雅

二

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

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韻本○於乎小子告爾

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韻本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

棘韻本

此刺厲王之詩不知何人所作也

按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

五矣猶箴傲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

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于

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葺

昭曰懿大雅抑之篇也懿讀爲抑序謂亦以自警與韋說同然又以詩中實多刺厲王之辭則先之曰衛武公刺厲王今按以此詩當懿戒其不可信者有五詩賓之初筵及假樂篇皆有威儀抑抑之文與此抑抑威儀同未嘗有以抑爲懿之說而他詩用懿字如好是懿德懿厥哲婦亦未嘗有作爲抑也抑抑毛傳訓密也若懿自訓美義不相同惟其嚴密故曰德隅內嚴密則外見廉隅也若作懿則爲美威儀句既

淺俚且下句義亦不貫豈可以音之偶近而遂不別其義乎一也楚語云懿戒今篇中無戒字亦不合二也篇中句句刺王無一語自警如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等語決非自警之辭若夫切于王之尤著者如曰四方其誦之四國順之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罔敷求先王克恭明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罔遁其德俾民大棘等語皆是固不待識者而知之矣詩中既皆刺王非自警楚語何以反言自警而不言刺王乎則可知楚語所指非抑詩明矣四也若爲衛武公自警之詩何以不入衛風併不入小雅而入大雅乎必不可通五也如是則安得以抑詩當武公之懿戒哉作序者見相傳說楚語如此而詩則實爲刺王之辭于是立兩岐之地而曰衛武公刺厲王又曰亦以自警也其

謬有三夫人刺王則刺王自警則自警未
有兩事夾雜可爲文者自警既使人誦而
聽然則聽刺王之義何居刺王期王改悟
然則自警爲侯事與王事又不相涉也若
然何難作刺王一篇自警一篇而必以兩
事夾雜爲一篇此必無之理一也孔氏曰
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
武公時爲諸侯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
事善惡無豫于物不應作詩刺王此實錄
也

或曲說謂追刺何以云其
在于今聽用我謀等語乎則武公無刺

厲王之事甚明二也詩中毛傳鄭箋句句皆言刺厲王無一語及于武功與自警意毛在序前固無此說鄭亦不依序此明明可見者柰何自序出而舉世皆以爲武公作乎三也如是則序說尙可用乎否乎尤可異者朱氏之辨序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雖非武公刺厲王然實爲刺厲王乃反以爲失若武公自警則絕無此意乃反以爲得是非顛倒黑白錯互可

笑殊甚此本不必多辨但恐人惑其說故略舉而辨之其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按此非國語左史之言乃韋昭之言也又曰詩曰謹爾侯度二也按鄭氏解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曰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義自如此試平心讀之可見何嘗是使人告己之說乎又曰曰喪厥國三也鄭

氏解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玉且國乃天下之通稱節南山詩云國既卒斬亦侯國乎又曰亦聿既耄四也嗟嗟文義之不通而尙云通經學乎上章曰亦既抱子此云亦聿既耄承上章而言方抱子時忽然耄矣凡詩語一章深一層皆然也何爲指其一處而言之乎既耄爲指其年九十五既抱子則在壯年將作何解又曰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按淇澳所美賓筵所悔與此皆無涉賓筵悔

飲酒此詩刺王荒湛于酒豈以酒字偶同
而遂謂之相表裏乎又曰既有得失其佐
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
詩之意明子謂必去其序之失而後此詩
之意明其云取其得者正墮序之雲霧不
淺耳

或妄從集傳者謂臣不可稱君爲小子是
武公自謂按鄭氏以小子爲天子未除喪
之稱此固近鑿若嚴氏田舊說以小子爲
斥王左傳襄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

是古人稱幼君爲小子武公時爲世子則不可斥王爲小子也然則此詩非武公爲世子作明矣何玄子曰又有引天保卷耳之詩謂古人亦爾其君嚴何二氏皆從序此爲辨駁之言今錄取之者以見宋明之儒亦多有主小子爲斥王者但其書不傳耳今試將十章十二章於乎小子下文平心讀去還是自警還是刺王必得其解不煩多說矣

章一靡哲不愚此一句古今通病猶俗云聰

明人慣作懷懂事是也。○十民之靡盬誰
夙知而莫成蘇氏曰靡盬不足也人之才
性有所不足獨患不知苟其蚤知則蚤成
豈有蚤知而晚成之乎言王之不能有成
由不知也此解爲順集傳曰人若不自盈
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蚤知而反晚成者
乎未允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苑彼桑柔其下侯句將采其劉瘼此下民

上叶

句通篇

輓韻不殄心憂

本韻叶第

一第三句倉兄填兮倬彼

昊天寧不我矜

本韻○比而賦也

○四牡騤騤旟旐

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

廬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本韻○賦也

○國步蔑資

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

本韻○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

叶第一第三第五句

至今爲梗

也○賦○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

俾怒自西阻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

叶第一第三句

其第五句通韻孔棘我圉

本韻○賦也

○爲謀爲毖亂况

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其何能淑

叶第一第三第五句載胥及溺

本韻○賦也

如彼遯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

叶第一句通韻

莽云

逮

本韻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本韻

稼穡維寶代

食維好

本韻而賦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

此蟲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

旅力

叶第三第五句

以念穹蒼

本韻也

○維此惠君

民人所瞻

本韻

秉心宣猷考慎其相維彼不順

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本韻也

○瞻

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諧不胥以穀人亦

有言進退維谷

本韻興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

望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本韻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

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本韻也。○大風

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本韻也。○大風有隧貪人敗

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本韻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

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本韻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民之同適職競用力本韻也。○民之未戾職

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本韻也。雖曰匪予旣

詩經通論卷十五大雅九

作爾歌賦本韻也。

左傳文元年秦穆公引大風有隧篇稱爲
芮良夫之詩故小序謂芮伯刺厲王何玄
子曰篇中不敢斥言王而俚斥當時執政
者信用非人貪利生事以致禍亂大抵爲
樂夷公輩發也

一章填填塞之意愴怳填塞于胸也。二章民

靡有黎猶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之意以八
字縮爲四字簡妙亦倒字句猶云黎民靡
有也。三章茂資無所資賴也集傳以資作

咨非○

五章

執熱執勞煩熱也逝往也謂執

勞煩熱之人誰能不往而洗濯其體乎逝

不以濯亦倒字句猶云不以逝濯也自來

解此皆以執熱爲執持熱物幾曾見人執

持熱物之後必濯以水乎餘詳孟子通論

引此詩下或亦知執熱爲執持熱物之非

孫文融解爲熱氣盈身如執之然鍾伯敬

解爲熱不可解何玄子解爲盛暑之時誰

能執守此熱以往而不思澣濯竟無一通

者○

六章

好是稼穡請句爲下章降此蠹賊

以害稼穡言也○

九章

維谷嚴氏曰言進退

皆窮如陷山谷然毛傳直訓爲窮未明○

十二

姪炳曰茶惟以苦名無毒孔氏曰茶苦

葉毒螫蟲皆惡物本爲二物集傳乃曰茶

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其

附會如此○

十二

征以中垢謂行以中藏之

汙穢也或謂小人以內汙之事誣君子非

○

十三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根上交來謂聽

彼之言則喜而對之誦古人之言以告之

則昏昏如醉集傳曰王使貪人爲政我以

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一字不可解○
十六章覆背善詈背善卽土章善背謂覆爲背善且詈我也從來以善詈連言非雖曰匪予匪非也謂雖必以予言爲非然不能自己旣爲爾作歌以冀爾之一悟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俾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本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旣卒寧莫我聽也本韻○賦○旱旣大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

丁我躬

聯字通韻
餘本韻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

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

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本韻

○旱

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

本韻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

爲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

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本韻

○旱既

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瘼我以旱愔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本○旱既太甚散無友紀

鞠哉庶正疚哉豕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本○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格無贏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

昊天曷惠其寧本

此述宣王憂旱之詩小序謂仍叔美宣王

未有考也

章一 檄檠篇以雲漢喻文章則曰爲章此以
雲漢言旱則曰昭罔○七章散無友紀君以
臣爲友今以旱故將離散無紀矣亦倒字
句謂友散無紀也集傳曰友紀猶言綱紀
未聞友之訓綱也鞠哉庶正厥哉豕宰此
兩句歎庶正豕宰也其趣馬也師氏也膳
夫也左右之臣也此諸臣者無人不肯周
救無以不能而遂止也周救只是各爲救
旱之義非周給百姓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翰○昆○圭○容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本韻

也下○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

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本韻登是南邦世

執其功本韻○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

以作爾庸本韻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

御遷其私人本韻○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本韻有

俶其城寢廟既成本韻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

牡躑躑鈞膺濯濯本韻○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本韻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本韻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韻本

○申伯信邁王餞于

邢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韻本

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

韻本

○申伯番番既

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

韻本

戎有良翰不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韻本

首句韻叶

○申伯

之德柔嘉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韻本

吉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此尹吉甫所作詩已言之矣小序謂美宣

王集傳謂王之元舅出封于謝而尹吉甫

作詩以送之集傳較是或駁之以爲如朋

友送行之詩不當列于大雅非也王之元舅出封于謝何等大事贈送之篇可無錄耶

章甫舊皆謂甫侯嚴氏則以爲仲山甫曰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嶽神福與其子孫則執著于嶽降之文以辭害義矣此詩言嶽降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當時仲山甫爲相申伯亞于山甫借山甫以大申伯也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

或者疑甫爲字申爲國則名稱不類故以申甫皆爲國不知古人文辭難以例拘舜典稱契稷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皆不類也此說似是何玄子爲之覈實曰或謂吉甫旣爲作詩之人二甫字同必無自贊之理然烝民之詩美仲山甫篇中亦明著爲吉甫所作則此詩以申甫並言乃似統爲二詩發端亦可以見甫之爲仲山甫又斷斷無疑也並存之此與下篇皆吉甫所作理明詞順俊快自

得與桑柔雲漢之古拗稍不類宣王與厲
王時文章風氣已有升降如此

此雅也而曰其風肆好則知凡詩皆可稱
風第雅頌可稱風風不可稱雅頌耳

崧高八章章八句

○三○百○篇○情○說○理○如○此○蓋○在○宣○王○之○世○矣○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本韻

天監有周昭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本韻

○賦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本韻

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方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賦字叶韻○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首二句無韻 續戎祖考王躬是保本韻出納王命王

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本韻○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本韻之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本韻○人

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兮不畏疆禦本韻○人

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

補本韻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

每懷靡及本韻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

甫城彼東方

本韻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

仲山

甫徂齊式遄其歸

本韻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通韻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

詩美之集傳謂作詩送之按美與送所爭

亦無多郝仲興佞序必謂美宣王馭集傳

謂僚友相送非關獻納何登于雅真腐儒

之見詩末句明言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並不及美宣王之意何緣不讀詩乎

章一予向有庸言錄中一則論釋經之義今

錄于此曰孟子引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孔子之釋詩也天生烝民句可不用釋有物有則句上用一故字便見頂上文來中加一必字便見二有字是側落非平對民之秉彝下加一也字好是懿德上加一故字便使二句有磁引針珀吸草之妙而秉彝懿德諸板實字亦復點睛欲飛計本文十六字釋之亦十六字而惟用

四虛字餘俱本字後人解一兩句有用數十百字尙未如此明晰者真可愧死况乎猶有誤解者哉○四章肅肅王命二句承上章出納王命而言邦國若否二句承上章賦政于外而言

烝民八章章八句

起得莊重有備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

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本韻夙夜匪懈虔

共爾位本韻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本韻

賦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

下同

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簟弗

錯衡韻本玄衣赤舄鈎膺鏤錫鞞鞞淺幪篷革

金厄韻本○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

酒百壺其敬維何魚鼈鮮魚其蔕維何維筭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

胥韻本○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

迎止于蹶之里韻本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

其光韻本諸娣從之祈祈如雲韓侯顧之爛其

盈門韻本○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

莫如韓樂韻本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鱉甫甫

麀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

姑燕譽

韻本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

命因是百蠻

韻本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

國因以其伯實墉實柰實畝實籍

韻本

獻其貌

皮赤豹黃羆

韻本

小序謂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集

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

作此以送之按序但謂宣王涉泛且謂能

錫命諸侯按錫命之語已見于詩不必更

標舉爲宣王誇大也惟謂尹吉甫作筆意

差近但未見其必然集傳駁其未有据然則亦非全無据耳

此韓侯初立入覲宣王遣其歸國顯父餞之詩人美之之作

一章封韓侯從韓地言起言韓地從梁山言

起言梁山歸功于禹甸起法律森然亦倣信南山篇起法也毛傳曰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以宣王配禹如此說詩固矣嚴氏則是毛傳而惟以孔疏美韓侯復禹之功語爲非亦固傳箋及疏之

失可勝駁耶王親命之以下命辭也不庭
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本此常武徐方來
庭來庭不庭之反戎汝也○

三章 屠杜古通

用晉有杜蒯亦作屠蒯漢志註云古杜伯
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
十里○

四章

汾王之甥指韓媯或謂指蹶父

大謬然則蹶父之父固尚帝女也韓侯顧
之爛其盈門韓侯之門也此言御車入門
時詩由親迎言起以至於歸首尾周匝而
不言若何于歸但從韓侯顧之上見筆意

在隱躍之間殊妙于方賞之適閱嚴氏曰

其妻出于蹶父之門韓侯回顧而視之增

字可見其鮮明粲爛盈滿于蹶父之門也

兩點蹶父之門唯恐人不知然使詩只有親迎脫却于歸

一節不覺索然○五章為擇婿而言靡國不

到此詩人襯貼之辭不必實然○六章集傳

曰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

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按韓為燕

之屬國召公統之故命以築韓非以其為

司空也然則召伯山甫亦司空耶

詩中宣王册命韓侯，侯入覲天子，韓侯取天子甥女爲國戚，皆絕大事。如此詩不入大雅，而必標曰美宣王，然後入大雅耶。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韻本

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韻本

賦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韻本

成于王。韻本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

心載寧。韻本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

徼我疆土。韻本 匪疚匪棘，王國來極。韻本 于疆于

理至于南海

韻本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

受命召公維翰

韻本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

敏戎公用錫爾祉

韻本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起二句無韻

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

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命字通韻餘本韻

○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

子合聞不己

韻本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韻本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詩人美之之作按

此篇平淮夷下篇平徐國亦夷也據詩所

稱爲說自允集傳必以此篇爲平淮南之

夷下篇爲平淮北之夷雖徐本近淮然如其說則二篇人但知有淮而不知有徐矣所以來後人之指摘也鄒肇敏曰江漢明言伐淮夷常武明言征徐國何必取南北爲日常武云淮浦淮濱指所經歷之地未嘗指淮夷也

劉汝楨曰宣王淮上之役武功告成也蓋六月北伐首事四夷采芑之南征次之故曰征伐儼猶蠻荆來威此其證也蠻荆旣平乃伐淮夷故常武江漢二篇一是自將

伐徐一是命將伐淮二師想一時並發王則將本國之六師而穆公則徵兵江漢以行者也何也夷在淮之南北勢相犄角假令穆公先平淮則還兵北伐亦易耳何必侈言于王之親行假令王既北伐定徐則淮夷之膽已破穆公此行如發蒙耳何必張大其功而寵異若此哉故伐淮伐徐以兩詩考之知其必並發也此說可存

五文人自指文王毛傳但訓爲文德之人非集傳曰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也謂文

王也爲說雜而複亦非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

我六師以修我戎

戎叶韻
餘本韻

既敬既戒惠此南

國

本韻○賦
也下同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

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

處三事就緒

本韻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

保作

本韻

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本韻

震驚徐方如

雷如霆徐方震驚

本韻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瀆仍執醜虜截

彼淮浦王師之所

韻本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

如江如漢

韻本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韻本

縣縣翼翼

○家○精○詳○

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韻本

○王猶允塞徐方

韻本

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徐方

韻本

徐方

韻本

既同

韻本

天子之功

韻本

四方

韻本

既平

韻本

徐

韻本

方

韻本

來

韻本

庭

方

韻本

來

韻本

庭

韻本

方

韻本

不

韻本

回

韻本

王

韻本

曰

韻本

還

韻本

歸

小序謂召穆公美宣王此臆說大序謂有

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按此尤屬影

響之論詩起句無常武字必因其赫赫明

明皆爲雙字故不可用名爲常武耳武字

是己常字作者之意則不可知大序因謂

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按詩中極
誇美王之武功無戒其醜武意毛鄭亦無
戒王之說然則作序者其爲腐儒之見明
矣集傳于末章云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
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
也又其言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
其篇集傳謂詩人作此此又依序謂召穆公作何也蓋有二義有
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
以有美而有戒也故予謂佞序者莫若朱
也蓋喜其同爲腐儒之見耳或依集傳之意謂王曰還

歸是所以戒之按詩以王日還歸收束正見其首尾完善處乃以爲戒辭非夏虫之見乎且夷已平不歸將安之尤可笑也

此宣王自將以伐徐夷命皇父統六軍以平之詩人美之作此詩餘說見上篇

二章三事毛傳謂爲之立三有事之臣按此

卽書立政篇作三事及詩十月篇擇三有事雨無正篇三事大夫也謂分主六軍之

三事大夫無一不盡職以就緒也鄭氏謂

三農之事謬○四章鋪布也敦頓也布頓兵

于淮水之濱截絕也截彼淮浦絕斷其出

入之意。○五章絲絲不斷也。翼翼不單也不測不厭詐也不克陣堅也。濯征有洗濯其腥穢之意。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蝥賊蝥疾靡有夷届。本韻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本韻賦。○人有土田女

反有之人有民人。叶上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二韻女覆說。本韻之。○哲

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本韻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本韻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本韻

○鞠人忮忒譖

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

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本韻

○天何以刺何

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

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本韻

○天之降罔維

其優矣人之云亡

叶上罔下同

心之憂矣本韻天之

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

本韻

矣○虜

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

本韻

矣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

叶上先

無不克鞏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本韻

此刺幽王寵褒姒致亂之詩小序謂凡伯作未見其然集傳謂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以詩中有寺字故爲此說按褒姒實有其人實由以致亂寺則史無其文詩以婦寺連言者大抵內有女寵寺人密邇自必因緣爲好不過帶言之非所重也今實以奄人與褒姒並舉爲言然則何人乎周以前未聞有寺人之禍自秦皇用趙高始有之詩人因婦而及寺亦可謂

有先見之明矣集傳又于三章下引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按此自論後世事與詩旨無涉皆題外閒文且以客爲主尤無謂

三章長舌猶言長于舌指其善爲譖言故下

曰譖始竟背非謂多言也譖言豈必在多乎此正指譖申后廢太子事故曰維厲之階匪教匪誨謂不待教誨而能爲譖亂者惟婦與寺集傳毫不明○四章君子指有位

者卿大夫不當識商賈之行也。○五章天何以刺何神不富鄭氏曰王之爲政旣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較集傳爲明人之云亡必有所指謂賢臣或死或去者今不可知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本韻。賦也。○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

椽靡共潰潰回逋竇靖夷我邦。本韻。賦也。○臯

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

位孔貶。本韻。賦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

棲昔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木韻與茂
叶賦也

○維昔

之富不如時句中、多、以、長、句、見、態維今之疚不如茲句彼疏斯

棹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引叶韻餘本
韻賦也

○池之

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類通韻餘本韻
此而賦也

○昔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

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本韻賦

也

此刺幽王之詩集傳謂刺幽王任用小人

按此詩仍指褒姒爲主蠹賊指褒姒也故

曰內訌謂任用小人涉泛無著落

二章 蠡賊內訌指褒姒訌說文讀也毛傳作

何玄子曰司馬氏曰師多則人讀蓋謂以

言相惑亂也昏椽指內小臣奄人因緣爲

奸者○四章 潰茂及潰止之潰皆訓散亂義

曹氏曰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雨澤則

草不潰茂舊以上潰字訓遂下潰字訓亂

非矣

召旻七章五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舊

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今正之蘇氏

之召曼以別
小曼而已

詩經通論卷十六

新安首源

解際 著

韓城寶珊

正德 訂

頌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氏曰此特釋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咏僖公功德又與商頌異也又曰魯頌之

文九類小雅比于商頌體制又異蘇氏曰
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
爲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
之舊也按孔蘇二氏說周魯商頌之異可
謂明了矣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是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
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鄭氏曰周頌者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
位之初非也

序傳亦
同其意

頌有在武王時作者

有在昭王時作者必以此拘釋詩所以多滯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無韻按頌爲奏樂所歌九當有韻今多無韻者舊謂一句爲一章一人歌此句三人和之所謂一唱三嘆則成四韻愚謂此說是已然一唱三嘆恐不必如是泥解卽一人唱一人和便已成韻未爲不可也○賦也

小序謂祀文王是大序謂周公既作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謬也按洛誥曰則禋于文王武王又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

牛一是洛邑既成兼祀文武此詩專祀文
王豈可通乎至謂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此
本明堂位之邪說謂周公踐天子位朝諸
侯也尤爲誣妄集傳偏從序何邪

清廟鄭氏曰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
德清明文王象焉此釋清廟是自杜預始
以爲清靜之廟集傳仍之釋清爲清靜夫
清與靜其義各殊安得以靜釋清乎集傳
于下篇維清又釋清爲清明何居濟濟整
齊之意集傳釋爲衆亦非也于棫樸濟濟

辟王則說不去又釋爲容貌之美何居然
濟濟辟王之濟濟亦只是儀度整齊非容
貌之美也皆誤對越在天緊頂秉文之德
來惟其秉文之德故可以對越文王在天
之靈也不必以駿奔走在廟句泥在天在
廟爲對也不皆作不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

之

無韻或下二之
字爲韻賦也

此亦祀文王之詩小序謂太平告文王乃
贅語蓋欲切合六年周公制禮作樂之說
也凡祀告文王諸詩孰非告太平乎

此篇文氣一直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
王中道而崩天命久而不已王其後世乃
大顯文王之德更以溢及于我我今其承
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而爲曾孫者
益宜篤承之也歐蘇二氏皆如此解土四
句猶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天監在下有命旣集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諸語也自中庸引用爲說理之辭
于此詩上二句曰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下二句曰蓋曰文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
已將天命與文德說作兩事謂文王之純
與天之不已無異是爲與天爲一按天命
命字必不可作實字用固已難通詩下且前
古之人從未敢以人比天此自後世意見
中庸引詩斷章取義豈可據以作解中庸
亦在禮記中凡禮記諸篇之引詩者可盡
據以作解乎前古之人又未嘗深刻談理

亦起于後世必以天命與文德對於穆與不顯對不已與純對有如是之深刻談理者乎自鄭氏依中庸解詩然于天命命字難通乃訓爲道嗟乎詩之言天命者多矣何以彼皆不訓道而此獨訓道乎歐蘇爲前宋之儒故尙能闢鄭不從其說猶見詩之真面目後此之人陷溺理障卽微鄭亦如是釋矣况又有鄭以先得我心于是毅然直解更不復疑至今天下人從之乃盡沒詩之真面目可嘆哉假以溢我我其收

之左襄二十七年引詩曰何以恤我我其
收之杜預以爲逸詩然卽此二句非逸詩
也但古人引詩原多異字左傳禮記皆然
不可爲據自當依本詩作解不必惑于所
引詩也假使也溢歐陽氏曰及也如水溢
而旁及也其解亦自明順集傳曰何之爲
假聲之轉也按何遐爲聲之轉不聞何假
也又曰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据傳以改經
失理甚矣且不明標左傳而若自爲說者
更奇烝民宣王時之詩也故子謂漸開說

理之端此詩周公作豈亦說理乎故中庸之說斷乎不可用于此詩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句緝熙文王之典句肇禋句迄用有成

維周之禎

禋字通韻餘字本韻○賦也

小序謂奏象舞妄也朱仲晦不從以爲詩中無此意是已然未嘗深考而明辨之則何以使後人不惑乎今按其說莫詳于孔疏矣孔疏本非闢序今節錄其說可爲闕序用其曰序者于此云奏象舞于武之篇

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
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故禮記文王世子
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
清廟相對俱是詩篇故明堂位註象謂周
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
矣但記文于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
則簫管以吹之武樂則于戚以舞之所以
並設其文故鄭併武解其意于文王世子
註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
又爲之舞于祭統註云象管吹管而舞武

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于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按孔說謂禮記諸篇下管象皆指武詩甚明蓋象者象武

王之武功也且謂武詩爲象武可也亦不
得謂之象舞蓋用以爲武此後世事當時
原詩安得卽以舞名乎是武詩且不可謂
之象舞何況維清之詩于象舞何涉耶諸
儒好穿鑿者誤信序象舞之說謂禮記諸
篇所言象者卽此篇反以鄭註爲武詩及
孔疏爲非此佞序之過也鄭註禮記皆是
獨于此篇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
武王制焉似以用兵時刺伐屬文王者謬
矣文王雖未嘗無武功而武功豈足以盡

文王文王之德至矣作樂象功乃獨象其
刺伐耶又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則直言
武此尤明證而說者猶以下管象爲句武
夏籥序興爲句斯誠何心哉又墨子曰武
王因先王之樂命曰象武董子曰武王作
象樂則象自屬武詩而不可混入維清之
詩明矣

緝熙敬止言文王也故緝熙文王之典爲
句若曰維清緝熙則不類矣且清字爲起
韻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

本韻

子孫保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

其皇

邦崇功
皇本韻

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本韻

之不

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

神味無句

不忘

刑王
忘本

韻也

小序謂成王卽政諸侯助祭按謂成王或

可但不必卽政耳集傳謂祭于宗廟而獻

諸侯助祭之樂歌按四方其訓百辟其刑

不類告諸侯語又詔諸侯以不忘前王亦

不類故歐陽氏分兩章以繼序其皇之以
上爲君救其臣之辭無競維人以下爲臣
戒其君之辭然以一詩作兩人語未免武
斷此詩當是周公作以爲獻助祭諸侯之
樂歌而末因以勉王也其維王其崇之亦
是周公語氣若爲王語不當云爾矣念茲
戎功謂諸侯協力平定天下之武功集傳
謂助祭錫福之大功謬助祭可言大功耶
蘇氏謂勉之以念祖父之功嚴氏駁之謂
成王時孟津諸侯固多存者不應念其

子孫也

集傳于此篇不顯維德引中庸語于前王
不忘引大學語與維天之命引中庸語淇
奧引大學語皆同皆與詩旨無涉悉爲閒
文其他如鴟鴞之引孔子語靈臺之引孟
子語更不盡辨也

烈文一章十二句

起得兀然軒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

矣岐有夷之行本韻子孫保之末句無韻賦也

小序謂祀先王先公詩中何以無先公集

傳謂祀大王詩中何以又有文王皆非也
季明德曰竊意此蓋祀岐山之樂歌按易
升卦六四爻曰王周享于岐山則周本有
岐山之祭此說可存鄒肇敏本之爲說曰
天子爲百神主岐山王氣攸鍾豈容無祭
祭豈容無樂章不言及王季者以所重在
岐山故止挈首尾二君言之也又爲之覈
實如此

徂沈括筆談改作岨妄改經文以就我解
最爲武斷集傳從之何也王伯厚曰筆談

引朱浮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註云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朱浮亦非岨字

天作一章七句

通詩空錄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無韻○
陸也

小序謂郊祀天地妄也詩言天者多矣何獨此爲郊祀天地乎郊祀天地不但于成王無與卽武王亦非配天者而言二后何

耶漢儒惑其說宋儒且引此詩以爲合祀
之證其經術之疎謬可知矣此詩成王自
是爲王之成王國語叔向日道成王之德
及武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此一證也賈誼
新書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
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
未既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
仁以涖民故稱昊天焉此一證也楊雄謂
康王之時頌夸作于下班固謂成康沒爾
頌聲寢此一證也然則毛鄭輩必以成王

作成其王解固泥于凡頌皆爲成王時周公作耳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

本韻

之儀式型

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

本韻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此三句無韻或云此詩以

三之字爲韻○賦也

小序謂祀文王于明堂本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當時有此說云

將奉也養也將貼羊享貼牛大牢以牛爲

主故言享位以右爲尊故曰右之伊嘏文
王既右饗之亦主天言先爲不敢必之辭
後乃既必之之辭故先惟言右後言右饗
集傳以既右饗屬文王言此本鄭氏然鄭
以右訓助故可如此解今集傳既訓右爲
尊右亦不訓尊蓋以右爲尊耳然則天右文王又右不
可通矣右之不依訓助者如既右烈考亦
右文母不得訓助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

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無韻下同
賦也下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武王克商後告祭柴望朝會之樂歌周

公所作也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

作頌曰載戢干戈故知爲武王克商後作

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故知周

公作

此武王初定天下始作巡守集傳舉周禮

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無論周禮僞

書不足据卽曰周禮据稱周公所定然則
武王時已有之乎亦爲閒文矣干戈弓矢
武也懿德文也三句有偃武修文意時是
也夏大也鄭氏曰陳其功于是大而歌之
此得古文之意集圖以夏訓中國未然

周禮鐘師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
齊夏族夏祓夏鵞夏予通論曰九夏卽夔
左傳肆夏及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而附
會爲說以三肆夏襲左傳禮記諸篇王夏
作九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俱杜撰祓夏襲

燕禮賓辭而詩奏陔陔作以陔作臧取音
近驚夏襲大射儀公入驚其二夏字皆增
計九夏惟一肆夏餘杜撰者六又本非夏
名而妄加者二則周禮九夏可置而弗道
矣惟左傳云金奏肆夏之三國語云夫先
樂金奏肆夏繁遏渠玉藻云行以肆夏郊
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大夫之
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儀禮大射燕禮皆
云奏肆夏則肆夏者春秋時用之或卽此
詩與否不可知然係後來所用與初製此

詩之旨原無交涉可不必論若國語之繁
過梁詩中無之尤不必論也

時邁二章一章八句一章七句

從何元子本分

章下
做此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
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
將將降福濂濂本韻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
既飽福祿來反本韻賦也○

小序謂祀武王固非集傳謂祀武王成王
康王是已然三王並祭出何典禮得毋鹵

莽耶後之主祭三王之說者鄒肇敏曰文
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其成康亦祔于武
廟可知而此祭非祫非禘故止及三王耳
按成康各有專廟何得謂祔于武廟此妄
說也惟新主未成廟乃祔廟然亦只一王
如成王崩康王祔之武王廟不應有兩王
也朱允升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
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
而配以成康與此亦臆測毫無稽據主祭
武王之說者范景仁曰祀武王而述成康

見子孫之善繼也呂涇野亦曰自成康以
來其功則能崇天下其德能和敬以奉祭
祀武王其必享之然則祀武王之詩周公
豈不曾作而直待昭王之臣作乎主祭成
康之說者朱鬱儀曰祀成王康王而推本
于武王也按祭禮或分或合昭王獨祀成
康二王此何說也季明德曰此蓋昭王時
以成康二王禘食于武王廟之詩也又曰
但不知何故而舉此祭耳按時祭不當禘
禘祭止一尸其辭在已亦疑之何待人駁

乎何立子曰昭王之世始以成康備七廟然武王崩周人祀之于廟則有昊天有成命及下武二詩而康王祀廟之始無聞焉執競之詩爲成康作但二詩而以二王並言則又心疑之已乃恍然悟曰此卽所謂日祭之詩也周語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先王之訓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數歲祀劉歆曰禋禩則日祭按日祭之典雖于他經無所見而國語兩及之然則成于昭爲祖康于昭

爲禘執競之詩當是于日祭上食時歌之
故以二王並言愚按日祭雖出國語而祖
禘日祭僅見于劉歆之言其然耶否耶然
何氏搜索及此亦爲難能聊存之以逆此
詩之難可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本韻

叶第一旬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

于時夏

牟界夏本韻○賦也

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周公作也撰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指此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知周公作也郊祀有二一冬至之郊一祈穀之郊此祈穀之郊也小序謂后稷配天此詩中語是已集傳猶不之信但曰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意以無祀天之文也古人作頌從簡豈同雅體鋪張其辭乎可謂稚見矣

陳常于時夏郊祀每歲常行時是夏大爲陳此常行之禮于是大之樂歌也集傳云

言新通言國名一
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竊恐詩意
正不明順如此

思文一章八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

本韻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本韻

茹於皇來牟

本韻叶求

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

康年命我衆人

本韻叶年

庠乃錢罍奄觀銍艾本韻

叶帝賦也

小序謂諸侯助祭遺于廟甚迂詩既無祭
事天子于諸侯何不敢斥言之而呼臣工

車右如以卑告尊不敢斥言之例乎集傳
謂戒農官之詩若是則當在雅何以列于
頌乎鄒肇敏曰明堂朝覲則我將載見諸
詩是已至耕籍豈容無詩嗟臣工正指公
卿大夫之屬至嗟保介則義益顯然其爲
耕籍而戒農官益可據矣其說近是

今以耕籍之義解之在公公家之事卽耕
籍之禮也茹度也來謀來度卽戒其從耕
籍以起下文也保介鄭氏曰車右也月令
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間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披甲執兵也孔氏曰知保介爲車右故卽引月令以證之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于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卽車右也以農事敕車右者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于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救之也不救御人以御人專主于御車也其說甚爲詳明是保介爲車右本無與于農事此因農事而出措

耒耜于車右故敕之也作集傳者並不闕

註疏

或闕之不能了了乎

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

不同然皆爲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以保介爲籍田之官杜撰殊甚夫保介爲農官之副不知何者爲農官之正乎維莫之春夏正三月也鄭氏謂周之莫春于夏爲孟春以合月令孟春天子耕籍之說夫月令作于秦人此詩作于武王之世安可以後證前且寅月安得有來牟乎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
發爾私終三十里

本韻

叶爾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本韻叶穀

賦也

小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按春爲祈穀夏
則雩矣集傳謂亦戒農官之詩辨見上

何元子曰康王春祈穀也既得卜于禘廟
因戒農官之詩家語孔子對定公曰臣聞
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禘宮
尊祖親考之義也又在襄七年夏四月三
卜郊不從孟獻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啟蟄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不郊宜其不從也愚以此詩章首有成王昭格之語是此詩作于康王之世乃主作龜禰宮而言不然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卽欲敕農官何不于始禋之廟舉始禘爲辭而顧于成王何取乎其說亦巧合存之

集傳曰成王始置農官而常戒命之也季明德駁曰農事古人所急治農之官自古有之况武王所重者民食豈待成王而始

置哉是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毛傳曰私
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
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
孔氏曰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于
三十每各極望則偏及天下矣三十以極
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
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按傳
疏之說甚明詩意只如此非可鑿然以典
制求之是三十里與十千之義各別不得
聯合以解明矣自鄭氏篤信周禮引之曰

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經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
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萬夫之
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一川之間萬夫
故有萬耦

云萬耦亦誤
當云五千耦

言三十里者舉成

數孔氏又疏之曰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
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
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
三夫爲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又少半里
也按周禮之說本襲考工記匠人九夫爲

井句而增廣爲此說必不可据詳見周禮
通論孟子曰方里而井則三十里爲三十
井一夫百畝一井八夫三十里之地僅二
百四十夫耳安得有萬夫今欲以萬夫合
三十里之地只得謂以百乘百嗟乎詩意
果如是乎且一里八夫乃云三夫爲一里
尤謬不特詩言萬夫非百夫之以百乘百
而三十里亦非百夫也其曲紐妄合誤而
又誤欺世乃如此集傳本之曰三十里萬
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

三十里舉成數也嗟乎無論其不當從鄭之妄說也且于鄭箋孔疏毫釐不解鄭孔謂三十里百夫之地非謂萬夫之地也鄭引周禮萬夫有川之文非謂四旁有川也周禮萬夫有川是一川萬夫今作四旁有川是爲四川當有四萬夫矣鄭謂三十三里少半里今言三十三里有奇又誤也不詳來歷不解文義直與稚子塗鴉何異乃以註經而後世羣遵之而習讀之不可曉也又曰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

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亦謬君言私民言公正見其交相忠愛處乃因詩無公字遂認私字爲無公田之貢法可乎且依其解爲戒農官國中地少郊野地多何爲僅戒國中之農官而不及郊野乎又其云溝洫用貢法亦誤辨見

孟子通論請野節

噫嘻一章八句